“武才人”制服“狮子骢”
从“秽乱春宫”到房帷专宠
在外廷较量
巩固皇后地位
构筑“二圣”政局

步入权力中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武才人”制服“狮子骢”

武则天被世人所知是在她成为唐太宗宫中的“才人”之后。由于她后来做了皇帝，就有许多关于她少年时代的传说。而少年时代的表现，为其日后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武则天的政治智慧，首先被认为来源于她的家世，至少是她的特殊家世奠定了她政治发迹的某种基础。相传武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武氏家世一直追述到汉代。据考证，武氏家族最晚到南北朝时已经居住到今山西文水一带。武则天的祖上虽历代官宦，但并不显赫，武家命运的改变，还是到了她的父亲武士彟的时候。还在唐朝时就有传闻，说“士彟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也就是说他因为做木材生意起家，这被认为与隋炀帝大兴土木有关。发家致富之后，颇好交结，在隋末动乱之中，认识了在山西带兵、后来成为唐朝开国皇帝的李渊。虽然武士彟没有参与李渊在太原的密谋起兵之事，但由于与李渊有些老关系，并在起兵后作为军需官随军进入长安，所以在唐朝建立后，被封为十四名“元从功臣”之一。就这样，武士彟成了开国元勋，武氏家族成为长安城里的新贵。

武士彟的前妻相里氏生下了元庆、元爽二子，在武士彟四十岁出头时去世。唐高祖李渊出面为他续弦，撮合这位功臣与当时望族联姻，隋朝宰朝杨达那位待字闺中的老姑娘成了他的新妻。杨氏就是武则天三姐妹的母亲，后来封为荣国夫人，死后葬在今陕西咸阳市北郊的顺陵。

武则天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门阀社会走向一般地主官僚社会的时代，门阀观念在社会上还有极大的影响。从武则天的外祖父家看，她的身上有着高门大族的高贵血统，也许是这种血统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使武则天的权势欲从小就滋长起来。但从父系的门第看，武士彟尽管是开国功臣，却是被人不齿的富商出身，有点暴发户的嫌疑，在传统的门阀观念中，不被列入高门士族之列。面对流俗的阻碍，武则天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果敢倔强的报复心理和斗争性格。

武则天的少年生活，是历来让人关注的问题。关于她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的争论，由于有郭沫若等人的参与，着实令圈内外人士大开眼界。由于武士彟的特殊身份，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元等许多地方，都有武则天早年游历的足迹，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位于四川广元嘉陵江畔的皇泽寺，就是众多的武则天纪念地之一，从唐朝开始就有许多关于武则天在广元的传

说。一说她是武士彟在做利州都督时，其母与龙王感孕所生，诗人李商隐还写了《利州江潭作》描写龙王发情求偶及与杨氏交欢的情况。还有一说武则天在广元时，被相面大师袁天罡见到，当即为之大惊，说：“日角龙颜，龙睛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龙种也好，贵人之相也好，都只不过是穿凿附会的故事，是传统政治心态的产物。实际上，武则天的早年生活并不顺利，少年丧父，使其从小面临着家族内部矛盾带来的逆境，造就了她忍辱负重又冷酷倔强的特殊性格。

这种性格在她做唐太宗的才人时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去世，第二年，唐太宗将容貌美丽、举止优雅的十四岁的武则天召入宫中为才人。进入天子的深宫，对于一般女子来说，也许有些悲伤、有些无奈，但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性格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机会，一种施展自己远大抱负、释放自己压抑心灵的契机。于是，她对号啕大哭与自己告别的母亲冷冰冰地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

可是来到唐太宗宫中之后，武则天的生活并不见什么起色。如果不是因为她有一次倔强的表现，作为唐太宗才人十二年之久的宫廷生活在历

史上几乎就是空白。在唐代宫廷后妃中，才人只是一般的宫女，地位比较低下。十二年中，武则天没有得到过升迁以及没有为太宗生下儿女的事实，已可说明问题。武则天到了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回忆起了自己做太宗才人时的一次经历。这番谈话见于《资治通鉴》，她说：太宗有一匹叫做“狮子骢”的骏马，左右没有人能够驾御。当时我只是一个宫女，在太宗身边侍候，见到这种情状，就主动请缨，表示我有办法制服它，但需要三件东西：铁鞭、铁挝和匕首。如果用铁鞭不能击服它，就用铁挝挝它的脑袋；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咽喉。武则天自己说唐太宗听了她的这番话后，很感吃惊，精神为之一爽。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唐太宗当时的感受，甚至也无法证实是否真有其事。但武则天到晚年还很得意地谈起此事，至少说明她是以此为荣的，同时也说明她在年轻时代确实心狠手辣，具有强烈的悍气必露的性格和超乎寻常的铁石心肠。不论她是否制服过“狮子骢”，但这种性格同样体现在后来她在后宫争宠的斗争中，体现在她走向皇帝宝座的旅途上，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长孙无忌、徐敬业、程务挺、裴炎……我们可以罗列出一大串被武则天制服的“狮子骢”的名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秽乱春宫”到房帷专宠

“秽乱春宫”是后来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讨武曌檄》中对武则天的指控，说她在做唐太宗才人的时候，就与皇太子李治发生了有悖人伦的暧昧关系。其原文如下：“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

这是一段连唐高宗和武则天本人也不回避的实情。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向天下人宣布了这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只是站在夸奖武则天的立场上进行了一些辩解。诏令说：武则天以自己的才行选入先帝太宗的后宫，由于她的表现超乎寻常，既懂得做女人侍候君主，又能够团结后宫，维持一个良好的君主后院。正因如此，太宗对她每垂赏叹，在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决定将她赏赐给未来的新君。诏令以西汉宣帝将宫女王政君赏赐给太子（即汉元帝）为例，证明高宗娶武则天并立为皇后的合法性。

这是武则天为自己政治发迹史上添加的浓墨重彩的第一笔。她要做一个成功的女人，要出人头地，那么，在那个男人的世界里，就必须先做一个符合男人要求的女人，必须懂得侍候君王，

维持一个稳定的后宫。这应该是她打动年轻的皇太子之处。也许正如有的史学家分析的那样，太子李治和先帝才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是柔弱的李治有着严重的恋母情节，是武则天能够给他一种失去母爱后所需要的长姊式的关怀，但武则天的主动出击是无法回避的。在长达十几年的寂寞生活中，她要寻找突破口，而抓住太子的感情，实在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和野心家的需要。当然，那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她的这种需要造成太多的障碍。即使后来骆宾王的一番谩骂，也没有引起人们在生活作风上对武则天的反感和指责。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做了一些常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可以成为人们指责的借口，但影响不了其历史地位。所以高宗和武则天对于此事所做的辩解，并不着眼在回避这种不合“伦常”的关系，而是在于肯定武则天的才能和地位。

他们之间暗相往来的关系，起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前后唐太宗身体恶化的时候。当时太宗为了专心保养身体，让李治入宫侍疾，就在太宗的寝殿旁居住下来，而不再回到东宫。太子有了和武才人接近的机会，武则天很快博得了李治的欢心。贞观二十三年四月间，太宗启驾前往骊山顶上的翠微宫，其后病情加重，五月二十六日去世。六月一日，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太宗是否觉察到太子和武才人之间的暧昧关系，我们今天已难以判断。武则天在贞观末年曾经面临过一次灭顶大祸，据说民间流传的一本《秘记》中有“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之说。不知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也许与宫廷丑闻的外传有关。而唐太宗因此疑惑重重，甚至将一小名“五娘”又封为“武连县公”的大将李君羡处死，公开的罪名是他与妖人交通。唐太宗还和太史令李淳风探讨过“后宫有天子气”的问题，对那位表示能够制服烈马的武才人产生了疑虑。结合后来高宗所说的先帝以武氏赐他的说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宗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一无所知。

唐太宗死后，武则天与后宫没有子女的内官们剃度落发，被送进长安城中的安业寺（一作感业寺），过起了青灯梵钟的尼姑生活。这样的安排，是当时制度规定了的，尽管武则天与新皇帝李治已经有过感情交往，但也不能例外。权力交接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皇帝与武则天之间的感情只能暂时搁置一边。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宗对武则天有所淡忘，或者由于政务繁忙，顾不上与武则天情缘再续。而对于武则天来说，必须寻找机会走出尼姑庵，走进新皇帝的生活中。在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泪染石榴裙的孤寂生

活之后，她等来了太宗的忌日。永徽元年（650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高宗带着百官和后妃来到安业寺烧香。武则天见到了高宗，“武氏泣，上亦泣”，这一对哭，使俩人之间的感情再次拉近，安排她离开安业寺只是时机问题了。

而这样的时机远比高宗想像的来得快，他的皇后王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王皇后出自关陇贵族家庭，是太宗为高宗安排的政治婚姻。太宗临死时，曾拉着李治和王氏的手对顾命大臣褚遂良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但是，由于王皇后没有为高宗生育，受到了来自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另一个女人萧淑妃的逼压。萧淑妃为高宗生下了第四子素节，以及义阳和宣城二公主。在与萧淑妃争宠的斗争中，王皇后想到了还在安业寺中的武则天，以为可以借助她的力量来破坏高宗与萧淑妃之间的亲密关系。于是，她决定将其迎入后宫，并“阴令武氏蓄发”。王氏过低估计了武则天的心计和力量。在王氏的安排下，大抵在永徽元年底或二年初，武则天离开安业寺回到了长安的宫中。

武则天进宫以后，对王皇后卑辞屈体，很是恭敬，赢得了王皇后和高宗的信任，不久就被封为昭仪，进入后宫的高级嫔妃行列，并很快取代

了萧淑妃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萧淑妃的失宠并不意味着王皇后的得意，武则天成了她们的共同敌人。永徽年间的宫廷斗争就这样围绕着王、萧、武三角关系展开了。

王皇后的背后有着雄厚的政治势力，在永徽政坛上唱主角的人物都站在她一边，长孙无忌、褚遂良支持她，她的舅舅柳奭担任中书令。后宫与朝廷是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交接过程中太宗为高宗安排的那套政府班子，是以王氏居于后宫主导地位为基础的。武则天地位的上升，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尤其是传闻武则天已有身孕，使王氏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在柳奭等人的安排下，永徽三年(652年）七月，高宗的长子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李忠是后宫刘氏所生，时年十岁。由于李忠的母亲地位低贱，不构成对王氏及其背后势力的威胁，立李忠抢先占有太子地位，可以防止武则天和萧淑妃将来与自己分庭抗礼。

在上书请求立李忠为太子的人中，除中书令柳奭外，还有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他们是三省长官外加顾命元老。其后，几乎所有的当朝宰相（李勣除外）都站在长孙无忌一边，担任了李忠的东宫官，以维护王皇后和太子李忠的地位。这是唐太宗为高宗安排的顾命班子的一次集体亮相。王皇

后立太子、建议高宗迎武则天入宫并使她很快拜为昭仪，都是为了向萧淑妃夺宠。武则天则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矛盾，牢牢地抓住了高宗的感情。

大抵在李忠被立为太子半年之后，武则天生下了李弘。进宫后十年间，武则天总共为高宗生了四男二女，占高宗十二个子女中的一半。而自从武则天进宫后，其她嫔妃就再也没有生育。

武则天后宫专宠的情形由此可见。武则天达到这种地步所采取的手段，除了一般的宫闱争宠的惯用伎俩外，还表现在特别能利用各种矛盾，她甚至将自己美貌的姐姐和外甥女引入宫中供高宗宠幸，从而达到排斥王、萧二人的目的。

□在外廷较量

在李忠被立为太子几个月后，永徽三年底发生了一宗重大谋反案。案件牵涉到四个驸马：尚太宗女高阳公主的房遗爱、尚太宗女巴陵公主的柴令武、尚高祖女丹阳公主的薛万彻、尚高祖女九江公主的执矢思力；高阳和巴陵二公主；以及三个亲王：高祖第六子荆王李元景、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与太宗平辈的宗室江夏王李道宗。这是永徽年间一次高层的权力斗争。尽管李元景自称曾“手把日月”，高阳公主曾经指使能够接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皇帝的内廷官员伺察后宫禁省的吉凶，都有谋反的嫌疑，但长孙无忌排斥异己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吴王李恪，母亲为隋炀帝女，本人以自己的文武才华而获得太宗的喜爱，在贞观十七年废前太子承乾之后，一度被太宗考虑为太子的候选人，遭到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长孙无忌拥立现在的高宗即位后，对名望很高但与自己结下怨隙的李恪放心不下。这种心思被牵涉谋反的房遗爱觉察到，为了将功补过免于一死，房遗爱故意将李恪卷入此案中，长孙无忌也就顺势将其处理了。李恪在临死时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陷害忠良，如果宗社有灵，不久将被族灭！”

江夏王李道宗，在唐朝建国的过程中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贞观晚期以后，居于闲职，潜心学问，敬慕贤士，为当代所重。只是由于他历来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不和，在这次事件中被有意牵连进去，流放象州后，病死贬所。

这是长孙无忌在朝廷中一手遮天的年代。他是唐初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

早在唐太宗临终之前，朝廷之中关陇贵族集团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已经出现。唐太宗临终时，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入卧内，托以后事，

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并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唐太宗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信赖，是独一无二的。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日后关陇贵族集团可能遇到的挑战，所以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唐太宗死后，他晚年精心安排的执政班子正式上任，太子东宫的重要官员都变成了执政的宰相。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为中书令。稍后，新即位的高宗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由于这样的身份总揽朝政的色彩太明显，后来还是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为避太宗名讳而去“世”字）也按照太宗的安排被召回，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在高宗初即位的这个宰相班子中，表面看来，既考虑到了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也考虑到了一般地主在政权中的作用，基本上保持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

但是，长孙无忌以皇舅和顾命大臣的身份把持朝政，极力排斥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扩大关陇贵族的权势。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相互配合，从永徽元年（650年）六月到永徽三年九月，在两年

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把宇文节、柳奭、韩瑗、来济等关陇贵族官僚提拔为宰相，并迫使李勣辞去了尚书左仆射的职务，让他做一个挂名的宰相。随着张行成、高季辅在永徽四年先后去世，一般地主在朝廷中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正当武则天取得高宗宠爱的同时，外廷接连发生的立太子和谋反案等重大事件，使她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力量的微薄。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政治活动的能量，取得外廷的发言权，目前她还必须巩固在后宫的地位。毕竟她已为高宗生下了儿子李弘，只有先做到皇后，才有可能稳定自己的政治根基。但是，长孙无忌以国舅和顾命大臣的身份，在高宗永徽年间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经过一系列的清洗，朝中几乎没有了可以和他相抗衡的政敌了。武德、贞观间的元勋大都已经故去，子弟中功名稍高者也被清除。只有李勣一人，还在静观时变。这种状况是武则天走向皇后宝座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武则天不惜一切手段，要将王皇后打倒。她不仅将自己的寡姐（后来封韩国夫人）及其年轻的女儿贺兰氏（后封魏国夫人）引进后宫，以夺王皇后和萧淑妃之宠；又将自己新生的女儿扼杀，以嫁祸于王皇后，时在永徽五年（654年）春。

武则天很快从扼杀自己女儿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她暂时还顾不得在日后将永远不得安宁的良心，女儿都死了，就一定要把皇后搬倒。她不断地向皇帝哭诉自己的委屈，咬定是皇后弄死了女儿。而王皇后本来不善言辞，加上宫内侍婢妃嫔大都向着武则天，在高宗的怒责之下，她竟说不出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来。

无论高宗是在什么时间才真正下定废除王皇后的决心，这次扼婴事件确实使武则天向皇后宝座走近了一大步，尽管代价是极其惨痛的。

王皇后之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柳奭面对着王皇后在宫中的困顿局面，一时也想不出对付的办法。他感觉到了高宗对自己的冷淡，以及透过这种冷淡的来自内宫的压力，内不自安，便在永徽五年六月提出辞去相位。高宗丝毫不加挽留，罢去他的宰相之职而任命其为吏部尚书。

柳奭罢相，是对长孙无忌势力的一次公开挑战，这种挑战与其说来自武则天，还不如说是高宗想进而摆脱顾命大臣的控制。在罢柳奭不久，高宗就召集五品以上大臣训话：

“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高宗即位五六年以来，一直没有人当面或上

书论事，顾命集团专擅朝政可见一斑。在高宗的鼓励下，当年十月有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反对雇人筑长安外廓城，言辞尖锐。顾命集团中的于志宁等以薛景宣言涉不顺，即在秘密上书中说到皇帝晏驾之类的话，请诛之。高宗很想了解外情，决定赦了他。

在高宗反控制的斗争中，武则天充当了很好的参谋，他们在政治上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这又反过来加深了二人的感情基础。高宗废王立武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长孙无忌的态度。据说太宗临终前，曾经拉着高宗手对长孙无忌、褚遂良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武则天虽然早已得知国舅的傲慢，但还是幻想能取得他的支持。

但在武则天多次向长孙无忌求情失败之后，她从内廷争宠斗争的胜利迅速走向外廷的公开较量。永徽六年六月，敕令王皇后母柳氏禁止入宫；七月，贬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途中又因泄露禁中语之罪，再贬荣州。与此同时，长孙无忌也展开了反击。就在七月间，他决定将与高宗有旧但与自己不合作的中书舍人李义府贬为壁州司马。李义府及时扣阁上表，请求立武昭仪废王皇后。李义府因此被擢拜为中书侍郎。于是，

在长孙无忌专权局面下受压制的一批失意文人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侯善业等人，与李义府迅速结成了一个拥戴武则天做皇后的集团，长孙无忌集团的活动已经处于武则天的严密监视之中了。

八九月间，高宗将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召入内殿商议废立皇后之事。高宗的理由是皇后无子，褚遂良以皇后出自名门以及又是先帝所托为由，坚决加以反对。而且对武则天进行了人身攻击，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也不断地以死极谏。

翌日，李勣因事入见，高宗征求他的意见。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僵局至此结束，高宗的主意已定。

许敬宗也在上朝的间隙高声说道：“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李勣、许敬宗的话，代表了朝臣中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对长孙无忌集团的反抗，也使高宗和武则天看到了朝廷内外正在兴起的一般地主的力量。九月初三，褚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